

为什么要研究灾害史

■ 陈安

疫情时期闲来无事，颇读了些书，其中就包括几本历史上的著名灾害尤其是传染病疫情的书，也包括中国抗疫先驱伍连德的传记这种与突发灾难紧密相关的，抚今追昔，颇有感慨。

11月收到了两个月前刚刚印刷出版的新书，主书名《黎元为光》是写意的，而副标题“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则是纪实的。翻开一看，才发现是一本采访记，不过也知道了里面有内容大体回答了自己对于灾害史的几个疑惑，就格外兴奋起来，觉得值得为这本书写篇书评。

一

首先说几句广为人知关于历史的说法，比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时代其实历史上一再出现”，“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从不吸取任何教训”。其实这些多是戏谑性的说法。

历史上的疫情不时出现，但是我们还是从中获得了很多教益的，比如更严格和现代化的隔离措施，在2020年就实施得格外彻底，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我们国家的疫情比其他国家控制得更早和更好。

作者是来自河南大学的闵祥鹏教授。写序的程民生教授也是河南大学的，序言中特别提到1937年来自河南大学的名为邓云特的经济系学生撰写《中国救荒史》一书的来历。邓云特就是邓拓，当时的他面临外敌入侵国事艰难的窘状，除了自身积极投入救亡之外，更是发挥知识分子的特长，以学术为工具，留下了一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救荒史，可以认为是灾害史的划时代的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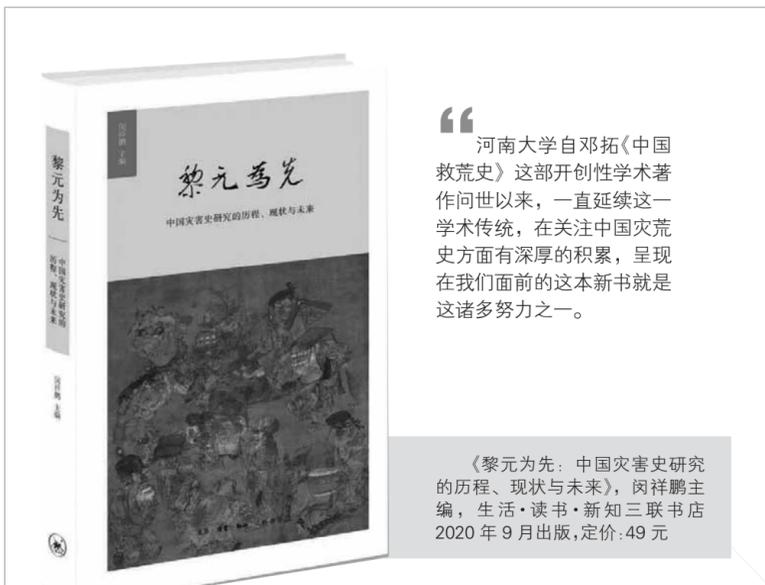
2008年5月22日，在我的积极倡导和时任商学院副院长的王性玉教授的运作下，河南大学应急管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首批以应急管理为专业的研究生也从这里开始了求学历程直到毕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和71年前那个还是大学生的大学间家的选择有了一定的呼应。

而河南大学自邓拓那部开创性学术著作问世以来，一直延续这一学术传统，在关注中国灾荒史方面有深厚的积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新书就是这诸多努力之一。

这本书第一有趣的是附录的几篇文章，比如作者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就从基本规律性认知对灾害史的研究提出了观点，《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和《中国灾害史研究论著的学术史回顾》两文则从另外两个角度对灾害史研究进行了分析。

最后的附录则是作者根据搜集到的中国灾害史研究著作而制作的年表，可以大体从著作上感知关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脉络。

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部灾害史只是侧重



“河南大学自邓拓《中国救荒史》这部开创性学术著作问世以来，一直延续这一学术传统，在关注中国灾荒史方面有深厚的积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新书就是这诸多努力之一。”

《黎元为光：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闵祥鹏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9月出版，定价：49元

于已经成为历史的部分，没有把中国近些年来在灾害应对和应急管理方面的内容加进去，集成一个更为完整的包括当代史在内的中国灾害史的全貌，但是能如此这般地把1926年到2018年这92年的灾害研究史整理一番，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了。

二

本书的正文其实是对国内研究中国灾害史的10位学者的访谈，其中云南大学教授周璋和我是微信好友，其他9位均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但是很多观点和研究成果我大体是浏览过的，所以看到访谈录里面的很多说法，对照其论文和著述，倒也没觉得陌生。

学术，尤其是人文领域的学术，几个人的作用几乎可以是决定性的，当然，即便在数学领域，关键人物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比如欧拉、高斯、黎曼、庞加莱、伽罗瓦，但是，因为自然科学的门类繁多，相对于一个灾害史而言要更广阔一些，所以还有大量同属天才的人物其成就不可或缺。

但是就灾害史这一研究方向而言，研究其中的10位学者的观点和成就，也差不多可见全貌了。当然，灾害研究本身不仅仅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灾害的成因和演变过程和各

种自然科学密不可分，不过，因为研究地震或气象或农业风险的学者太多了，真要一个一个访谈下去，十本书怕都是不够的。

就这样，从农业灾害到水灾研究，从灾害人文学的探索到边疆灾荒史，对这10位学者的访谈把中国灾害史发展的故事娓娓道来，在对话文字中展示了本质的学术内容。让关注这一学科领域的我深受触动，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一样有趣的是，书中各访谈对象后面还附有文学化的灾害形象，比如在访谈学者陈业新之后附有《诗经·大雅·云汉》的长诗，里面所述也基本是灾害或应对的内容；在访谈学者余新忠的后面则录有汤显祖的《疫》五古一首，对于疫情及其影响有非常艺术化的刻画；在周璋访谈录后则有清代黄任的《賑粥行》。谁能说这首诗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的社会和历史价值比要弱呢。在我看来，前者更为写实，因此历史意义更大些也未可知呢。

研究灾害或者应急的学者，都有同样的目标，那就是行救人的事业，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并尽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受灾的国民做些事情，而整理灾害史也好，提出更好的应急机制也好，都是各自角度的努力。因此，看这本书，于我心有戚戚焉，并因此产生了结识更多灾害史研究者的想法，期待哪天在学术场合或者救灾现场见到他们。

读到穷处句便工

■ 苗德岁

读书是私密的事，写作则是功夫活儿。

在美国，图书馆的借书记录，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受到法律保护。既是私密事，就大可不必跟风。因而，我向来很少读各媒体榜单上的畅销书。不过，我是《纽约客》《纽约书评》和《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专刊”的忠实读者，4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通过这些报刊，我发现了许多自己喜欢的小众书，而且大多用心阅读过。

大凡“功夫活儿”，都是要练出来的，跟百炼成钢一样，写作是门需要通过多读多写长期练就的本事。没有谁敢说自己是天生的作家。

多年前读过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写作生涯》，她在书中讲了个挺逗的小故事。一位名作家到某大学去演讲，一个大学生问他：“您看我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吗？”“噢，我不太清楚……不过，你喜欢书吗？”

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在《如何遣词造句》一书的开头也讲了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

有位画家，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喜欢画画时，他答道，因为我喜欢颜色。你喜欢颜色，你就可能成为一个画家。同理，你若喜欢句子，你就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后来，我在网上舞文弄墨，曾写过一篇游戏文字——《胡说“网上春秋”》，其中也复述了上面这个故事。

顾城曾做如是说，“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说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总之它不可能停下来，生命需要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爱情，可能是搬一块石头，也可能是写一首诗，只要有了这个形式和生命中间这种不安分相吻合，一切就具有了意味”。

如今全民上网，不正是大家通过上网这个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来排遣“生命中间这种不安分”吗？我敢断定，如果顾城当年在那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上网可上的话，那一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当然，文章要写得，帖子要跟得有水平，也非一日之功。

晚清苏北大儒刘熙载在《艺概》中也写道：“文以炼神炼气为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



《如何遣词造句》，[美] 斯坦利·费什著，杨逸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定价：48元

截事。”

通常“上半截事”是天生的，是学不来的；而“下半截事”则是后天的，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多读书自然是这种努力的不二法门。

令人高兴的是，斯坦利·费什的书现在有了中译本。我郑重地把它推荐给每一个希望写出好句子的读者。

除此之外，我还想推荐一本更经典的老书《文体要素》。这本书的原作者小威廉·史特拉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奈尔大学英语系教授，他的学生中包括胡适先生以及美国20世纪散文大家、《夏洛的网》作者E.B.怀特。

该书原本是史特拉克英文写作课的油印讲义，后来经其弟子E.B.怀特整理、改编并增加了自己一篇“编后记”出版。这本薄薄的小书，已成为美国除《圣经》之外发行量最大的书，被称作英语写作的“圣经”。

这本书提倡简洁的文风、短小精悍的句子，对海明威以及20世纪许多美国作家影响很大。我将其中著名的一段话翻译如下：刚健的文字都

是简练的。应句无冗词，段无赘句，一如画面应无多余线条，机器应无多余部件。亦非要求句句写短，或略去细节，只剩轮廓，但须字字言之有物。

诚然，作者在提倡简洁文风的同时，也强调“亦非要求句句写短”，而是每个字都落到实处。况且，字数多少也并不是度量简洁的唯一标准。

英语世界有许多爱写长句子的优秀作家，比如狄更斯、詹姆斯等。狄更斯名著《双城记》开头，有个脍炙人口的名句。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半页长的句子俯拾皆是。这是由于他逻辑严谨，每个句子内容都塞得很满，但读来并不觉得冗长累赘。书末最后一句则不长不短，但十分精彩，广为引用。

谈到锤炼句子，美国的一家网站值得推荐：“六句文：六句话里你能说些什么？”网站规则是每篇文章必须由六个句子组成，句子长短则不受限制。活跃在这一网站的大多是些“文学青年”，其中也有不少崭露头角的作家，甚至于有的名作家也时不时地去凑凑热闹。不特此也，该网站中的精粹，自2008年后，已集结出版多卷《六句超短篇选集》。

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福特，曾经贡献过下面这篇“六句文”，笔者将这段翻译如下：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希冀的了，那就是知道你所喜欢的女人，在她某个地方正在思念着你。而且，她只想着你。反之，世界上没有什么糟糕的事，堪比连一个思念着你的女人都没有了。或者更糟糕。由于你的愚蠢，她离开了你。这好比从飞行中的机窗内往外看，发现地球消失了。这样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

十分有趣的是，这种孤独的感觉，并非停留在作家笔下对失恋者绝望心情的文学描述，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情景。

1968年平安夜（12月24日晚），正在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上做环月旅行的两位美国宇航员，在月球的另一边，成了人类历史上头一次看不见地球的人。他俩切身经历了福特所形容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孤独”，用他们自己后来的话说，“没有地球的宇宙，完全是浩瀚、荒凉、令人不寒而栗的空无。”

一如上述神奇的感觉需要文学高手福特描写出来，“看似寻常最奇崛”的好句子，也全靠敏感、有经验的作者去体味，去捕捉，去锤炼。

克兰绝对想不到，他这本1892年出版的著作128年之后会在中国出版，在遥远的世界里平添那么多读者。

近日得到《花神之宴：百花化装舞会》一书，就爱不释手地读了下去。

原书标题是 *Flora's Feast: A Masque of Flowers*，作者是沃尔特·克兰（1845—1915），英国著名插画家。本书包含克兰绘制的将人物形象与花卉形状融为一体 的40幅作品及其题画诗。

事实上，本书标题也像是诗句，因为它采用了押头韵（alliteration）的典型手法，即把辅音相同的单词铺陈在一起。书名中的4个实词，3个以F开头，这样读起来就很有味道。中文诗歌都是押尾韵，但汉语有双声词，其效果同押头韵有类似之处，如：辉煌、妖冶、芬芳、澎湃，等等。

中文版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译注的。刘华杰对本书的贡献有三方面。

一是引荐。若不是他的引荐，绝大多数国内读者是无缘读到这本漂亮的小书的。我在英文亚马逊网站上也只查到两种20世纪80年代重印的《花神之宴》。

二是翻译书中的诗句。尽管每首题画小诗只有二到四行，但翻译起来颇为不易，因为作为花名的某一单词同时可能具有其他含义，所谓一语双关。

翻译时也许无法将双关含义都表达出来，但至少译者看得出来双关含义，然后勉为其难地选择其中一种意义译出。比如有一种花的英国俗名是 *Lords-and-Ladies*，其字面的另一重含义是贵族男性与女性。刘华杰将这个译成了“君子”和“淑女”，而没有译成花名。

略有遗憾的是，原诗肯定都是押韵的，而译文多是押韵的，但也有不押韵的。如果本书有机会修订，我希望译出的所有译文都是押韵的。

三是注释。一方面，刘华杰告诉读者，插图中国画的是什么花，其拉丁名、英文名或中文名各是什么，其特征是什么。刘华杰甚至纠正了原书的错误。比如书的77页，原诗用的词是 *lily*（百合科），但对植物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专业植物学家的刘华杰看出，原书所绘制的叶片和花萼肯定不属于百合花科。综合考量后，刘华杰最后在译文中确定的花名是“卷丹”而不是“百合”。

另一方面，他还介绍一些文学典故。例如，书的21页，原诗用引号标出了“*Lady smocks all silver white*”。刘华杰告诉读者，这一句来自莎士比亚的喜剧《爱的徒劳》，并给出了莎翁的原文。

第一方面的注释，对于植物爱好者很有帮助；第二方面的注释，对于英语爱好者很有帮助。本书的推广方式也别致，随书附赠10张印

隐痛如利刃划过

■ 吕小羽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玛丽是一位普通的中产阶级女性，在银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丈夫洛朗是律师，在大型律所工作。玛丽从小受到父母宠爱，从未吃过苦。结婚后玛丽与丈夫感情和睦，家庭幸福。

正当玛丽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厄运降临了。玛丽的上司在车里强暴了她，并威胁她保持沉默。玛丽不敢报警，也没有揭发，更不好意思告诉家人和朋友，只能独自默默承受和消化这巨大的创伤，生活在无边的痛苦和折磨中。

接下来更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玛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坚信这是强奸犯的孩子，她不想要他。但最终还是无奈地生下了孩子。自从托马斯出世，玛丽就对他无比憎恨，不好好照顾，不及时给他吃饭。玛丽和洛朗的关系也因为玛丽怠慢孩子而变得紧张起来。

休完产假到工作岗位的玛丽发现她已不再适应职场，原先得心应手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最后一根压垮玛丽的稻草，是玛丽的妹妹。她无意间看了玛丽的电脑，知道了真相，威胁要告诉洛朗。玛丽终于崩溃了。她在一家人的食物里下毒，最终毒死了儿子，自己也死去。洛朗因毒药剂量不足没有死，他拿到了亲子鉴定的结果——托马斯是洛朗亲生的孩子。

阅读《隐痛》，主人公玛丽的悲剧，不仅让人流下同情的泪水，更令人感到背后阵阵发凉。

这部小说不仅揭示了女性被性侵后身心所遭受的难以言说的痛苦，同时也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困境，包括家人之间、朋友之间看似亲密实则疏离与冷漠的状况。作家以冷峻的笔法，展示了生活中一道道扭曲的裂纹。

书中有很多近乎残酷的细节刻画，例如这一段：“小托马斯没来得及吃完他的苹果泥。他的妈妈没有留给他任何机会。毒药在血液中扩散的速度刚好使他在死亡的时刻不必遭受太多折磨。只有玛丽的身体依然笔直，深深地陷在椅背里，头向后仰着。她一定费过一番力气，



《隐痛》，[法] 伊内丝·巴亚尔著，焦君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定价：45元

有书中插图的明信片。我当然不舍得将它们当作明信片寄出去，而是将其作为精美书签来使用。

读完书我有些感慨。克兰绝对想不到，他这本1892年出版的著作（中文版所依循的版本）128年之后会在中国出版，在遥远的世界里平添那么多读者。他只是热爱植物，专心、认真地做事，其余就付诸缘分了。其实这是最佳的人生态度。

否则，如果我碰到一本难得的外文好书，会像刘华杰那样执着地想方设法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吗？回答是未必。

今天我们能读到这本书，和刘华杰对植物的热爱有关，他的热爱程度是“痴迷”两字都无法概括的。不仅如此，他爱屋及乌，爱花及画，对于博物画也情有独钟。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刘华杰写的《沃尔特·克兰的艺术之路》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这首歌也配克兰这本书。书中有花也有美人。

无论是美人似花还是花似美人，反正我们都击节赞叹。



《花神之宴：百花化装舞会》，[英] 沃尔特·克兰著，刘华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定价：49元

刻意表现出这一点。洛朗是第一个吃东西的人。三个僵硬的铅灰色身体围绕在餐桌边，当人们发现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在惨剧发生之前的几秒钟，房间里还温情脉脉，充满着欢声笑语。”

这样的描述给人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让人很难将这一幕从眼前抹去，因为这悲惨的场景凝聚了玛丽全部的绝望与反抗。

玛丽的反抗是激进的。“她并不想向世界索取什么。玛丽觉得这是她自己的错误，今天，她获得了一个机会，来纠正这个错误。”她亲手终结了所有的痛苦。然而这种终结是令人窒息的，它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这不禁让人思索：女性身处困境，真的只能以死抗争吗？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划破这绝望而沉重的黑幕？

《隐痛》是法国当代女作家伊内丝·巴亚尔的外处女作，曾于2018年入围龚古尔文学奖。

在本书中，作者注重探讨女性身体所遭遇的暴力以及心灵经受了伤害，呼吁人们关注女性的身体，尤其是遭遇性侵后女性身体所受的创伤。“我之所以写出这个文本，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我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女性终其一生都在经受着作为女性的痛苦，正是女性的这一状况让女主人公最终陷入疯狂；她的身体不仅被强暴了，而且不再属于她自己。写作此书，我最感兴趣的，在于探讨女性的身体所遭遇的暴力，以及从器官的角度思考女性的身体。”

作者的笔触不只有冷峻，也充满温情。“玛丽最喜欢秋天。这是充满诗意的季节。伏尔泰大街的人行道上落满了金色的梧桐叶，天空蔚蓝，空气清新，但不潮湿。阳光照亮了厨房的一角。玛丽透过窗户静静地看向窗外，‘好美啊！五颜六色的，你看见了没？’洛朗没有回答。他正寻找着昨晚带回来的文件。玛丽发现那份文件就放在厨房的吧台上，正对着他，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拿给他，嘴角还带着微笑。洛朗看着她，也觉得好笑，他亲吻了她，然后迅速出门上班。”

如果不是那次意外，玛丽每年都能享受这金色的秋天，她会和洛朗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下班后伴着夕阳散步回家，去幼儿园接托马斯的路上买一支新鲜出炉的法棍。

然而这美好的一切都是因为那次意外戛然而止。

无疑，女性在人生道路上遭遇的所有痛苦，都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行动去战胜。如果玛丽能够把贤妻良母、职场女性、乖顺女儿、中产太太这些标签都扯下来踩碎，不在乎家人的看法，也不顾及社会的眼光，无所畏惧地去揭露上司的恶行，去反抗世俗的偏见，这样她或许能让身体和思想真正属于自己。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女性只有不再沉默，奋起抗争，才能拯救自己，同时让更多的女性免于受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痛》中回荡着无声的呐喊，蕴藏着爆发的力量，就像一把利刃，划破沉重的黑幕。

人面繁花相映红

■ 武夷山